

責任編輯：馮金泉

小說《流浪者之歌》搬上舞台

進劇場再演舞至愛之終結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陳麗珠和紀文舜攜《舞至愛之終結》去德國演出前，很有些緊張。這齣形體舞台劇改編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爾曼·黑塞的作品《流浪者之歌》，而黑塞正是德國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德國文學青年的偶像。「你們改編我們的名著，你們懂嗎？」對這個問題，二人心裡都沒底。

「沒想到觀眾很喜歡，演出結束後不肯走，留下來和我們聊天。」陳麗珠對六年前在柏林演出的那個晚上，印象依舊深刻。她記得台下坐着的多是白頭髮的公公婆婆，也記得演至末尾時，劇場中瀰漫着沉默的憂傷。

在柏林演出獲成功

故事講述古印度貴族青年悉達多的一生，主人公在歷經人生之繁華與蒼涼後頓悟；站在時間之河邊，他回顧一生，意識到生命的不可推毀，並將自我融入無盡的恆久中。黑塞說該書是出身基督教文化卻努力嘗試理解佛教和禪宗等其他宗教的人的自白。他在給一名波斯讀者的回信中這樣寫道：「我想弄清楚所有宗教及表現在人類身上一切虔誠中的那些相通之處，那些超越一切民族差異的，那些每一個民族和每一個個體都能信仰和尊重的東西。」

黑塞對佛教教義和東方精神的鍾情，與加拿大詩人及歌手連納·高雲相似。陳麗珠說，她們編排這齣劇目，最初的素材不是黑塞的小說，而是高雲的歌與詩。

高雲的命運頗富戲劇性，與《流浪者之歌》中命途多舛的悉達多類似。高雲年少成名，二十幾歲時已在咖啡館裡為他的女粉絲朗讀作品。上世紀七十年代時，他去了紐約，在那個藝術家多不勝數的城市依然事業得意。儘管事業順風順水，他那時的心情卻很糟糕，「找不到出路，越來越迷失」。最後，高雲選擇逃離，在一個孤島上跟日本禪師修行，四點鐘起身掃地，給師傅煮早餐。

對於高雲最後選擇的道路，陳麗珠並不意外，因為她從高雲此前的作品中已讀出靈性和超然。她和紀文舜借用悉達多流浪並不停找尋歸途的故事，再配上高雲的歌，將這兩個生命經歷近似的人物黏在一起。

柏林之後，「進劇場」又相繼往北京、新加坡和澳門等地演出該劇。陳麗珠說，跟不同地方觀眾聊天的感覺很不同，「這對我們來說，是很好的養分」。在她看來，香港的劇場觀眾普遍年輕，「看完戲就住地鐵站走」。北京觀眾熱情並樂意表達，「提前一小時入場，演出後留下來跟我們討論」。歐洲觀眾則年齡跨度較大，有學生，也有白髮蒼蒼的老者。一路吸收養分走過來，《舞至愛之終結》七月底會在香港四度公演，並將於九月中旬去哥倫比亞交流演出。

「進劇場」創辦人陳麗珠表示其拍攝紀文舜(右)是有活力且富創意的劇場工作者



「進劇場」作品《舞至愛之終結》將於九月赴哥倫比亞交流演出，圖為演出海報



《舞至愛之終結》取材黑塞小說《流浪者之歌》，並揉合戲劇、舞蹈和音樂元素

鴻嘉寶劇團演梁醒波劇目

【本報訊】為配合本年度「中國戲曲節——香港粵劇巨星梁醒波的表演藝術研討會」，鴻嘉寶粵劇團將演出已故名伶梁醒波的兩個劇目。

鴻嘉寶劇團於八月十九日(星期五)晚上七時三十分在元朗劇院演藝廳演出《白龍關》，九月一日(星期四)晚上七時三十分在高山劇場劇院演出《活命金牌》。參與演出的演員包括：龍貫天、鄧美玲、陳鴻進、呂廣廣、鄭詠梅和新劍郎。《白龍關》為響應元朗藝術節節目之一。該節目演出前藝人談，暢談梁醒波的藝術人生，八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三時三十分在元朗劇院貴賓室舉行，講者為龍貫天、鄧美玲及陳鴻進。

兩場演出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網上及電話訂票熱線發售。節目查詢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五，或瀏覽網頁 www.lcsd.gov.hk/cp。



▲龍貫天(中)等名伶將參演梁醒波劇目

得佛祖是最高神靈。誰說得對？

長大後的陳麗珠既未成為基督徒，也不信仰佛教，但她相信冥冥中有一種力量，左右萬物生長。陳麗珠笑言不會像高雲那樣潛心修行，因俗世中有太多牽絆。對她來說，劇場才是「修行的媒介」，因為可以接觸經典，找到志同道合者，並觸碰人性中的共通。「劇場的核心，就是坦蕩瀟灑請出你是誰，你覺得什麼是美」。

陳麗珠未停止追尋

陳麗珠自舞蹈學院畢業那年，正逢演藝戲劇學院創辦，「跳舞跳得辛苦，想看看戲劇是學什麼的」。原本只是好奇，沒想到竟在劇本裡見到舞蹈中見不到的風景。

父母本不贊同她學戲跳舞，希望她「讀大學，出來做公務員，然後結婚生子」。陳麗珠不鍾意這種安逸，常為跳舞的事跟父母吵架。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陳麗珠說父母的埋怨少了，自己的不滿足卻多起來：做演員時不滿足一直等角色，就做導演；做導演時不滿足單純的劇場表達，就添上舞蹈和音樂。「其實我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方式去表達，一直在路上走」。

「進劇場」作品《舞至愛之終結》將於七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葵青劇院黑盒劇場演出。查詢節目可電二九〇四二〇三〇。

參演哥倫比亞藝術節

二人當年同在英國學戲劇，成立劇團的初衷是不願局限於莎士比亞劇作，「想找一種新鮮的舞蹈語言表達想法」。於是，「進劇場」的作品如處女作《魚戰役溫柔》和近作《日出》等，均混合劇情、對白、舞蹈和音樂。「這樣的好處是在不同國家演出時，不會碰到語言上的障礙」。

說起語言，陳麗珠自認不是個善於表達的人。她也覺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不應局限在文字上，「如果語言足夠的話，看書已經很享受了，為什麼還要跳舞？」

陳麗珠小時候性格內向，可每次跳舞時總覺得開心，「有些情緒講不出來，卻可以在舞蹈中釋放」。這個內向的小女生不愛說話，卻常思考。她讀基督教學校時，常望着對面的佛教學校想：到底是誰，創造了世上一切？這邊相信天父，那邊覺得

小公園

醫館奇景

雲家洛

醫館裡，求診的人川流不息，老派中醫館的特色，病人毫無私隱可言，滿有信心的醫師對病人說話，在旁等待的病友，全聽得一清二楚。

這天，一位膽管閉塞的病人求診，病人似乎問了一句「可否不戒口」，醫師越說越大聲：「你知不知膽管閉塞是很嚴重的病？」「你說你不痛，這真的很少有！我很奇怪你不痛。」「膽管閉塞，會死的！」這個嚇人的「死」字，一般很少出自醫生口中，但這位中醫師毫無顧忌，直截了當：「很多病人不戒口，叫他戒口，只戒些小，病情惡化，死了。」病人呆望着醫生，不敢作聲，醫師繼續把「死」字掛在口邊，越說越直接：「你知不知這醫館死過多少人？病不一定醫好，會死人的。」不只病人聽得呆了，「旁聽」的人也呆了。這中醫館，醫癆病、醫肝病，很多身罹奇難雜症的人都找他。最後，醫師聲量，增強到有點咆哮的地步：「這醫館死過很多人啊！沒有包醫百病這回事，誰人說一定醫得好，就是騙你，你這病，會死的！」

醫師最後沒有開藥方，病人就離去。在旁的「熟客」說，這是醫師不願診治時「推客」的方式。一來膽管閉塞卻不痛，情況不妙；二來病者不願戒口，對醫師無信心，也不會有好結果。雖然，人終究有一死，但這樣直接及嚇人的手法醫世的醫師，真的少見；有生意不做，卻又客似雲來，也是醫館另一奇景。

書展遙觀

阿濃

如果我在香港，書展期間必定會去幾趟。

今年此時我不在港，卻記掛着書展情況。因為我有兩本新書在書展推出，想知道它們所獲「待遇」。因為「待遇」好不好，很影響銷路。幸而有讀者「報料」，書展

第一天，第一個讀者現場來電話：「現在我跟媽媽正在書展場裡，你的兩本書都擺放得很好，我已經買了一本……」人聲嘈雜，我們就不再談了。

不久，另一位讀者來電：「你兩本新書的攤位都去過了。一家有新書封面的大型海報，書也放在當眼的地方。另一家把你所有的書集中放在一起，還標明哪本是新書，哪本得過什麼獎……」

最後兒子的電郵也來了，傳來十多張照片，把讀者所說的情況都拍攝了出來。

雖然我覺得要做還可以做好點，但出版社不止你一本新書，我已不該苛求了。於是寫了電郵給出版社為這兩本書盡力的朋友，向他們致謝。表示對書展的情況滿意。

人不在港，有此「待遇」已屬難得，有些作者到攤位去找自己的書，也要好一會兒才找到呢！半年辛勞告一段落，又要構思下半年的寫作計劃了。

九十後的人生

葉特生

一位叔叔伯九十一歲，做過幾次大手術又活過來了。難得的是他依然腦子清明，說話清晰，步履穩健。我特別飛到加拿大去看他。老人家大多活在過去的回憶裡，對未來展望幾乎沒有任何興趣，只要能吃嗎拉撒睡就是快樂一天。談到一九四九從中國大陸撤退到台灣，他的記憶就活起來，雖然那是敗軍，但那一刻，他是主角，談起話來特別來勁。可惜對歷史有興趣的人不多，而且聽一次就夠了。所以他很難找到聽眾。我們一個人在他家，就閒着無聊，尤其生活在異鄉，一個朋友都沒有，日子就難過了。他天天嚷着要回鄉下去，從不把加拿大當家。女兒為了使他父親安享晚年，不惜工本把家後院圍成一個大花園，栽種花卉果樹之外，還搞了個小橋流水，淙淙之聲不絕。這一下子老先生可樂了。

花園成了他的領土，每天一早就拿着花剪小鋤，或修剪或扶正，把一株植物打理體面，當成他的兒子。女兒甚至把花園以老爸爸名字命名：「潤之園」。溫哥華每天都會灑一陣雨，滿園滋潤翠綠，股股盛放。我留意到，有兩個酒樽般大的模型小屋，外面小小容器盛着蜜糖，那是專門吸引蜂鳥來採蜜的地方。鳥飛速度很快，世界上體積最小的鳥，這鮮艷外表，只有吸引牠來，聽牠那急速拍打翅膀的嗡嗡聲，並且能如直升機懸停在空中，甚至向左和向右。

生命特寫

那個拍打，令世界媒體一「娶妻當娶鄧文迪」的評論。其中意味，看官自下結了。

雅俗坊

孺萍的昆蟲詩

王渝

莉莉剛從上海來這裡，八歲的小女孩能說英語。她說會背許多詩，家能說書道。她說會背一首：春眠不覺曉，處處蚊子咬。她看我大笑，就問我是不是好詩。我說這還好，當然不是好詩。她立即把我當成了自己人，告訴我：「我喜歡好詩。」

好詩的詩我一下就被吸引了。沈三白在《兒時記憶》中，寫他小時候對着帳子裡的蚊子噴煙，作書寫白鶴觀。他神遊其中悠然自得。

寫童詩的都是保持了這般童心童趣的詩人。他們與孩子親近，能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而又有這類的感受表達出來的才能。童詩不僅注重畫面美，引導孩子的聯想，而且注重音韻，讓孩子朗朗上口，並且在趣味盎然中，讓孩子增加知識。

南京的孺孺萍就是這樣一位善寫童詩的女詩人。近日她寫了一組關於昆蟲的童詩。在《白蟻》中，她借用白蟻對老木匠說的話，告訴孩子白蟻「不吃肉不吃肉，只吃不吃肉的大木」。《枯葉蝶》，她的筆觸變了，充滿憐惜與同情：「一片葉子飛了起來，這沒什麼大驚小怪。只要有風，甚麼都能飛。可怕是房子一排列，/ 可怕是一隻蝴蝶，/ 被當作爛樹葉掃走，/ 有誰知道，/ 它小小的，/ 有多悲哀。」

過好每一天

舒非

生活有規律是其一；熱愛思考喜歡閱讀是其二；過好每一天是其三；還有……

楊絳先生已經一百歲了！據說這位百歲女作家生日的願望是：過好每一天！平淡而富有深意。表面風平浪靜，要細心閱讀才懂得字裡行間的深刻和執著。才華和勤奮都是一等的，卻又那樣低調，一切以丈夫錢鍾書為先為主，在我眼中，楊絳是民國精英一代的典範。九十多歲時，她還寫下像《我們仨》這樣的動人的作品。

最新的消息是，一百歲的楊絳將推出新的小說，續寫名篇《洗澡》，此外還有讀《紅樓夢》的隨筆。

種一百萬棵樹

黃子程

那一晚，在朋友的安排下，有緣與本年度獅子會國際總會會長譚榮根博士一敘，聆聽這位有史以來第一位華人成為國際獅子總會會長是怎樣坐上這個位置，又將怎樣領導全球二百零六個國家及地區的會員去服務全球社群。不可不知，這是一個擁有一百三十八萬會員的獅子會，絕非一頭睡獅。由一九一七年成立至今的獅子會，走過的日子已有九十四年，從昔日的一滴水演成今日的全球化服務組織，滋潤、溫暖全球，真可謂舉世無雙。

中國人在世界事務上的參與和表現，是一步一步的與時俱進，華夏再不是為人漠視的民族了。是以譚會長細說他怎樣得到世界各地會員的支持而取得最多的投票而最終得享榮耀，更是一項偉大的使命，這使命落在一個現代中國人身上，極具激勵與挑戰。

譚博士的簡歷，特別是讀到他的出任過的公職，每一項都殊不簡單，一言以蔽之，譽他為「公職之王」，庶幾近矣。問及譚博士今年的願景，他特別提到三個特殊的目標，一是強化會員，更進一步對他們關懷照顧；二是擴大服務，推動種一百萬棵樹；三是讓更多的年輕一輩少獅參與工作。說到一百萬棵樹，眾友感稱壯舉，如此盛事，或許只有獅子會方有此一吼聲和魄力也。

中國學者張維為著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應是這場有關「中國模式」辯論的重要一頁。作者指出中國三十年發展速度之快、幅度之闊、影響之大，都是歷史上前所未有，不能隨便套用西方一些現成概念簡單解釋。作者在書中提出，中國的發展，應從大社會大歷史的視野去了解，是一個古老文明轉化成現代國家後重新出發，所以獨特而自成規律。

該書作者外訪經驗豐富，足跡踏遍過百國家，可以隨手援引東歐、印度和其他東亞地區的發展經驗作比較，並非閉門造車式地為「中國模式」造勢，很值得一讀。我看他強調的中國模式主要是就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驗作總結，雖具歸納意義，但未見具解釋力的理論支持。

再說中國模式

關平